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虞東學詩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祝德麟

刑部郎中<sub>臣</sub>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編修<sub>臣</sub>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勵守謙

謄錄監生<sub>臣</sub>薛夢陽

欽定四庫全書

虞東學詩卷十二

宗人府主事顧鎮撰

魯頌

鄭康成曰魯者少昊摯之墟也昔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十九世至僖公當周惠王襄王時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祿士修泮宮守

禮教十六年會諸侯於淮謀東略遂伐淮徐二十  
年新作南門修姜嫄之廟復魯舊制未徧而覺國  
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初成王  
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勲命魯郊祭天三望如  
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又  
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  
周室之聞是以行父請焉孔仲達曰雖名為頌而  
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故有章句又曰魯頌主詠

僖公功德纔如變風之美者耳愚按鄭譜據序謂  
行父請命於周而作頌集傳則謂成王賜伯禽以  
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其後又自  
作詩以美其君亦謂之頌夫所謂天子之禮樂者  
器則宮懸舞則八佾合樂則六代故魯備四代之  
樂而八佾歌雍季氏因而僭之其見於經傳者如  
此不聞魯自有頌以為廟樂也如魯有頌以為廟  
樂則聖如周公賢如伯禽其廟皆得有樂何無一

篇存者則魯之有頌斷自僖公始也王跡雖息而大典大法猶必請命而行如唐風所詠左傳所記歷歷可考序稱行父之請其說不為無稽行父請之天子許之聖人安得刪之非如康成所謂錄之同於王者之後也康成又謂成王命魯郊祭此誣妄之言不可信據辨詳闕宮篇次於商頌之前者頌雖繫魯實皆周代之詩以魯終周非以魯匹商也看得聖人有多少作意便非毛於卷首著駟之

什字今按篇少不成什故去之商頌同

駟馬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皇有驪有黃以  
車彭彭思無疆思馬斯臧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  
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車伍伍思無期思馬斯才駟  
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車  
繹繹思無斃思馬斯作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  
有駟有駟有駟有駟以車祛祛思無邪思馬斯徂

野音  
渚駟

古音胡  
邪音徐

此頌僖公牧事之有成也

詩

所言牧事而推本於思者

人主一心乃萬物所托命萬事所待理思則心之經

畫運量處上思字說得濶下思字即收馬一節言之

姚氏

斯之云者言取效甚速如論語綏之斯來之意駟

駟腹幹肥張貌坳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

曰林林外曰坳

毛傳

言遠野者野為郊外通名也

孔疏必

牧于坳者避民居與良田

鄭箋

疏曰禮諸侯六閑馬四種

故每章各言其一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



見有力有容也二章言戎馬戎馬齊力尚強故云伍  
伍見有力也三章言田馬田馬齊足尚疾故云繹繹  
見善走也四章言駑馬主給使貴肥壯故云祛祛見  
強健也馬有異種名色又多每章各舉四色以充之  
按四章皆以駕車為言明馬之駟者實致於用也於  
良馬言臧於戎馬言才於田馬言作於駑馬則言徂  
而已義各有歸也無疆思之廣無期思之長無斁思  
之勤無邪思之正

詩

衛詩稱秉心塞淵騶牝三千莊

子稱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飯牛而牛肥人之立心與牧事全不相干而古人屢言之者必實驗其然也

詩測

至歸本無邪不必倍公果能如是而詩之措意精

矣此序言史克作是頌而王肅以四篇皆克所作推詩意當如肅言也王魯齋以駟駢津三詩為頌伯禽此未有據○譜言魯少昊之墟其封域在徐州大野蒙羽之野疏曰少昊之墟即曲阜也應劭云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禹貢徐州云蒙羽其藝大野

既瀦集傳曰今襲慶東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

按一統志襲慶路今兗州府東平府今東平州屬泰

安府沂州今沂州府密州今諸城縣屬青州府海州

今寧海州屬登州府王伯厚曰蒙山在沂州新泰縣

今蒙陰縣東南八十里羽山在海州朐山縣今臨朐縣屬青州府西

北一百里郡縣志垆澤俗名連泉澤在兗州曲阜縣

東九里魯僖公牧馬之地疏曰枝人六馬種戎齊道

田駑本無良馬之名毛以齊馬為良馬也周禮注金

路駕齊馬釋畜驪馬白跨駙孫炎云驪黑色也郭曰跨髀間也又黃白驪孫炎云有黃處有白處驪即皇也驪黃爾雅無文檀弓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黃而雜白者為皇則黃而赤色者直名黃矣故知黃驛曰黃此一毛色中自有淺深又蒼白雜毛驛郭曰今驛馬也又黃白雜毛駙郭曰今之桃花馬也此二者皆云雜毛是有二種之色相間雜驛騏爾雅無文周人尚赤牲用驛是驛為純赤毛言赤黃

者謂赤而微黃疏曰騏者黑色之名蒼騏曰騏謂青而微黑今驄馬也又青驄驂驪郭曰色有深淺斑駁隱粼今之連錢驄也又白馬黑鬣駱駝雜爾雅無文毛云赤身黑鬣曰駱即今駱馬也黑身白鬣曰雜則未知所出古義曰雜乃鳥名即鳩鴿也疑馬之色似之詩曠曰駟駱駟雜皆以鬣言駟駮驂魚各帶白色疏曰釋畜陰白雜毛駟郭曰陰淺黑今之泥驄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又彤白雜毛駮郭曰彤赤

也即今赭白馬是也又一目白矐二目白魚其驪無  
文傳言豪駮白驪蓋言豪毛在駮而白長名為驪也  
馮疏郭璞云駮脚脰傳本作豪駮白集傳訛白作曰  
或朱子本不訛後人書寫繆耳

有駮有駮駮彼乘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  
下鼓咽咽醉言舞于胥樂兮有駮有駮駮彼乘牡夙夜  
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  
兮有駮有駮駮彼乘駒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

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樂兮

明彌郎反下音戶  
杜莫儿反有音以

末句不入韻又  
合三章自為韻

序曰頌僖公君臣之有道集傳謂燕飲而頌禱之辭  
序原其本集傳著其事即箋所云以禮義相與者是  
也愚按上篇言牧馬之盛則富庶徵矣因與其臣為  
燕飲之樂故三章皆以馬言歐陽以為寵錫其臣者  
非也駟馬肥強貌毛傳言來燕之臣乘是肥強之馬而  
來風夜在於公所曹氏以修明其德業本義所謂精白一

心以承休德也

氏輔

言燕飲而先以夙夜明明蓋勤勞

治理以餘暇為樂耳

氏朱

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羣臣

之修潔有威儀者如鷺之翔集而來下

詩緝本箋義

喻諸

臣皆就席也咽咽鼓節也

毛傳

謂以鼓節舞其聲深長

也

箋謂鼓節飲非是

蓋舉旅之後君曰無不醉至無算爵則

又舞燕樂以盡其懽

鄭箋

故以鼓節之君臣於是皆喜

樂也首章言明明在未燕時二章言飲酒則既燕矣

首章言鷺下則初集時二章言鷺飛則欲退矣

鄭箋此



不言舞而亦有鼓者奏陔之節故將歸而又聞鼓也

古義既將歸矣三章復言載燕者綜其禮之成而言自

今以下四句受燕者所致之辭豐年而繼其後則常

有以足國用而瞻民生善道而傳於後則常有以固

人心而承天命黃氏其樂更為永久所謂善頌善禱也

穀梁傳稱僖公閔雨以勤民故其臣之祝願如此說

者皆以僖公本非賢君頌為導諛竊意春秋十二公

彼善於此自屬之僖夏父弗忌至稱為聖賢季文子

又為之請頌當時實有賢聲其臣如季友臧孫辰輩亦皆勤於國事不可謂非有道之時不得以春秋責備之義繩之也集傳興也愚以上四句論之義當為

賦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戾止言觀其旂其旂棐棐鸞聲噦噦無小無大從公于邁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

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  
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  
伊祐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  
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濟濟多士克廣德  
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訟  
在泮獻功角弓其觶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數既  
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翩彼飛鴉集于  
泮林食我桑黽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

齒大賂南金

旂音芹二章平上去通  
音柳馘古音國陶讀錄

序稱頌僖公修泮宮不言伐淮夷事蓋詩為修泮宮作故先言視學設教養老之事而後及於服淮夷皆在泮言泮故標修泮為題也古者受成獻馘莫不在學王制謂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是也魯兼四代之學而泮宮為周學其有之也舊矣興作為作修作亦為作故經云作而序直謂修明非僖公始作也惟是伐淮夷之事不見於春秋魯又弱國故

諸儒皆以為疑歐陽魯問極斥鄭譜之謬至以詩為  
妄作嘻其過矣集傳通其說於頌禱庶幾酌事理之  
平後儒又以詩中所陳確鑿難以目為頌禱王魯齋  
引尚書費誓指為頌伯禽陸聚緱又以詩不稱魯公  
為疑移而屬之孝公其說益紛愚按僖十六年會淮  
之事左傳謂謀鄆且東略略地也漢書顏注云凡  
言略地謂行而取之則鄭譜於東略之下添注遂伐  
淮徐句為有因矣僖公以十六年十二月會淮至明

年九月歸魯東略之役如此其久而未聞有所虧敗  
師所過處豈無小小斬馘魯人遂誇之以為功耳說  
春秋者謂公以滅項之故為齊所止故至九月始歸  
此左氏一家言耳若公穀二傳皆以滅項為齊桓公  
事經不著者蒙上伐英為文春秋彙纂云此與襄十  
年春會桓夏滅偃陽同一書法是也僖公既已東行  
何人擅師滅國胡氏謂執政之臣為惡是時政未下  
逮季友方卒不得以莫須有之執政坐魯以滅項之

罪也况下經云公至自會不云公至自齊較然明矣  
左氏又言聲姜以公故會齊侯於卞是謂夫人請釋  
公也乃不往齊請之而要之境上是劫之也其不然  
矣故愚以公之以於外者全是經略東方所謂桓桓  
于征狄彼東南者也今但就詩釋之或不盡誣爾一  
章言僖公至泮二章言教人三章言養老而因謀東  
略之事三詠思樂者菁莪之序曰君子能長育人材  
則天下喜樂之矣水在宮南以節觀者不言宮而言

水芹藻茆叢生水中詩托興焉故有取於水也葭菼

飛揚也噦噦和也

集傳

觀其旂聽其鸞聲所謂聞車馬

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也

詩緝

小小子大

成人者

義占

無大小而從公以行言人心翕然樂從如

漢明帝開辟雍冠帶縉紳之人園橋門而觀聽者蓋

億萬計也此言僖公視學而多士景從蓋學校久廢

至此興復真有菁莪長育人材天下喜樂之意踴躍

強盛也

毛傳

其音昭昭僖公之德音也

鄭箋

謂蒞學時講



道論德之音載色載笑所謂即之也溫匪怒伊教所

謂敷教在寬也

古義

此言僖公教士有法弗抑弗牽也

在泮飲酒者箋謂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

因以謀事陳祥道曰此養老也古者視學必養老故

飲之酒而祝其難老非祝僖公也長道謂道之可久

者

古義

即下明德固猶之事羣醜斥淮夷

箋義

言能順此

可以之道可以屈服此羣醜使不為患也此言僖公

養老謀事於泮宮集傳謂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即其

事也四章將為服淮夷獻頌而先著其本也魯頌雖  
夸而以明德為服遠之本猶有頌不忘規之義聖人

之所取也穆穆美也

孔疏

敬明者省祭之無間敬慎者

動靜之必飭

張記

內外皆敬然後其德不忒而可為民

法允文結上在泮之事允武起下征夷之事

箋義

惟烈

祖周公魯公

集傳

有是文武之全德魯侯今能繼之則

可以昭假烈祖而稱孝矣不直曰孝而曰靡有不孝

蓋於頌中寓戒勉之意言此文武二事無一不能繼

述則福祿自然歸之。以內則順治，以外則格心，是之謂孝。是之謂自求伊祐也。五章之末，遂因作泮宮而侈言服淮夷之事，明明即穆穆之著見也。

季氏克明即

敬明之發用也。作之為言，修也。既作泮宮，淮夷攸服。言時事之相值也。殺而獻其耳，曰馘。繫而問其罪，曰

囚。

疏義矯矯武貌，淑問善聽，獄也。

鄭箋

此言伐淮夷而以

訊馘告也。多士將帥也。廣者推而大之，德心謂心德。寬宏無褊躁也。

田間

狄古遫通。

蘇氏

遠也。

釋文

東南謂淮夷。

集傳此指東略言言多士遠征淮夷其功烈之盛烝烝

然興作郭氏皇皇然美大也不吳不諠譁也不揚不輕

浮也詩緝訟也鄭氏無以爭訟其功告者第濟濟然獻

其功狀於泮宮而已此言戰士之獻功有禮也觶曲

貌集傳弓弛而反見其觶然上曲也毛義五十矢為束毛傳

搜矢疾聲博廣大也無斃無懈也說文此言凱旋在道

弓弛而不張矢束而不用兵車甚博大徒御之屬無

有懈其事者王補彼淮夷於既克之後亦皆化為善而

無逆也。式固爾，猶即順彼長道。淮夷卒獲，即屈此羣  
醜言所受成於泮者，而今果然也。末章終言淮夷卒  
獲之事，翩彼飛鵝，集於泮林，喻其服而來歸也。食我  
桑黹，沐泮林之化也。懷我好音，謂變其惡聲，所謂孔  
淑不逆也。淮夷憬悟，從化獻其珍物，謂抒誠也。輔氏  
廣曰：凡貢物，龜為前列，故先之。大賂，廣賂也。賂君及  
卿大夫。鄭箋南荆揚也。毛傳荆揚之州貢金三品。鄭箋詩人  
蓋因淮夷而廣言之，亦夸張之辭也。前言泮水以芹

藻言中言泮宮以訊馘言末言泮林以集鵙言始終  
不離在泮之事所謂賦詩不出其志美物必依其本  
也張次仲曰齊語云東南有淫亂者萊莒徐夷一戰  
帥服三十一國又謂桓公南伐以魯為主魯從霸主  
以征伐歸而策功飲至則各自以為功此亦人情之  
常非無據而盡屬誇大者此論得之興也毛闕注○  
箋曰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  
也疏云行禮當南面而觀者北面畜水本以節觀宜

先節其南方故知南有水而北無也白虎通云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其餘壅之以垣按辟雍之制圓形如璧壁體圓而內有孔宮水亦圓而內有地諸侯半之則篔簹及白虎通之說然也水經注靈光殿東南即泮宮也一統志泮宮池在曲阜宣聖廟東南周禮醢人朝事之豆茆菹麋齏注云茆鳧葵釋文云茆音卯北人音柳鄭小同云江東人名蓴菜生陂澤中陸璣云茆與苻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

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可生食又可煮江南人謂之  
蓴或謂之水葵馮復京曰按本草鳧葵是荇菜蓴別  
一物合陸璣鄭小同之說茆是蓴耳茆與荇相似故  
古人即謂之鳧葵

閔宮有恤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  
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穰稊稗  
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奄有下  
土纘禹之緒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于牧之野無貳無虞  
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咸厥功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  
侯于魯大啟爾宇為周室輔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  
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  
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犧  
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秋而載嘗夏  
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毛魚載羹籩豆大房萬舞  
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

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同如陵公車  
千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紱烝徒增  
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  
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  
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奄有龜蒙  
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  
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  
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

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  
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徂來之松新甫之柏是斷  
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  
作孔曼且碩萬民是若

福方墨反野神與反功音古衛  
戶郎反弓音肱富方二反七章

邦與  
從韻

此篇辭義更夸蓋僖公始行郊祀

春秋歷隱桓莊閔  
無書郊者書郊自

僖三十一年始詩人創見而誇美之又以得行作頌之請遂

因修闕宮而張大其辭也聖人存而不削者蓋亦春

秋書禘郊之義又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史克用王命以頌其君聖人安得刪之序標詩中復周公之字為題諸儒皆謂人之願之實則未能朱康流曰國語齊桓公南伐以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潛管子作常潛是常復在僖公之世春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穀梁傳曰不言許不與許也范甯注云明止以許之田與鄭不與許邑是許邑猶在魯周公之別廟在焉或久廢之後僖公復飭理之故云復也

家仲恭亦引管子小匡篇以復常許為實事先儒似  
檢核未到篇中所稱懲荆舒似附會四年公會齊侯  
伐楚事荒徐宅似影響十五年公孫敖救徐事荒大  
東似依約十六年會淮東略事南夷率從似誇耀二  
十一年楚使宜申來獻捷事淮夷之事則上篇言之  
特鋪張過情耳要非子虛亡是公之類也一章述姜  
姬生后稷而陳其播種之功為郊配張本也闕宮毛  
傳以為姜姬廟又引孟仲子之說曰祿宮疏謂姜姬

祈郊禩而生稷故名其廟為禩宮也闔閉也徯清靜

也

毛傳

實實鞏固也

燕氏

枚枚礮密也

毛傳

既言其廟遂推

本姜嫄德無回邪為上帝所依眷

集傳

故無災害而誕

生后稷也降百福即於降嘉種見之故約舉諸穀以

著封邠之本即生民篇即有邠家室以前語也下復

言其俾民稼穡之事與禹平水土相終始是徧下土

而有其功故曰奄有下土也二章述大王文武及周

公克咸之功與成王封建元子之語為禩嘗張本也

翦斷也

鄭箋

大王居岐而有斷商之萌兆

孔疏

自後人推

言之耳非大王有是志也文武繼之而致天命之至

范傳

于牧野而敷治商紂若林之旅

范傳

皆能成其大功

咸者同心同德之謂不言周公而周公在其中矣

箋義

故成王先以封其元子為周輔告於公也三章言魯

受封大國至僖公而遂郊天也上章既告周公以封

伯禽之意遂策命之上四句述其辭也附庸謂顓臾

須句及邾之屬觀此命辭即知成王無賜魯禘郊事

如其有之必將光揚寵命流示無窮而顧喑默不言乎舉大禮行大祀而先著之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

明所自始也龍旂四句乃郊嘗二祀之總冒

異義以郊祀言

疏繹箋義以為宗廟之祭今用古義

春以郊言秋以嘗言明堂位曰魯

君孟春

夏正

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季夏六月

夏正

以禘禮

祀周公於大廟是春秋享祀不忒之事也皇皇大之

至也

李解

后君也以天者尊神故謂之君

孔疏

祀天而配

以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



多予之福鄭箋詩人之意以為僖公能舉行盛禮克當

天心則周公魯公亦樂之而福女矣此皇祖在周公

下故鄭以為伯禽也二句結上郊天之事不當與載

嘗連文故集傳分章於此斷句四章言以禘禮祀周

公亦祀魯公也於嘗祭之時行禘祭之禮故以嘗言

之祭統謂大嘗禘是也魯用禘禮在周正八月而僖

八年之禘在秋七月孟獻子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

於祖是僖公改八月為七月非獻子為之也雜記載

始也

鄭箋

福逼也

釋文

福衡設橫木於牛角以福之不使

觶觸周禮封人設其福衡是也

孔疏

秋將嘗而夏福衡

夙戒也

集傳

白牡周公用駢剛魯公牲

毛傳

公羊傳曰周

公用白牡魯公用駢剛羣公不毛是也犧尊尊為犧

形將將盛美也毛魚爛去其毛而魚之封人祭祀有

毛魚之豚是也

孔疏

載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

毛傳

大羹

不和盛之於登鉶羹肉汁之有和者盛之於鉶器

孔疏

大房載牲體之俎

毛謂羊體之俎蓋本國語然於禘禮不合故易之辨見後

萬舞

者文武二舞之總名

鄭謂干舞非是辨見簡兮篇

自白牡駢剛而

下皆用天子之禮樂也孝孫有慶即下俾爾之事熾

以勢言昌以象言壽以歷年言臧以攸好德言古義不

虧如月之常盈不崩如山之常固不震如地之常靜

不騰如水之常平皆此所以申言保彼東方魯邦是常

之意三壽李善文選注三老也三壽作朋如同如陵

祝其君臣同慶詩緝此言祭則受福蓋頌其內安也五

章言以戰則克蓋頌其外攘而福有加也公車千乘

國賦之常數也

詩貫

以車言故下言弓矛皆建於車上

者也朱英疏謂絲纏而朱染之以為矛之英飾張次

仲曰以朱羽懸於矛上為飾張說是也綠滕二弓並

以綠滕束之所謂竹閉緄滕也朱英綠滕二矛重弓

兩句自相充配

孔疏

公徒三

萬出軍之成數也

詩貫

以徒

言故下曰烝徒胄兜鍪也以貝為飾朱綬直謂赤綫

耳

孔疏

文在胄下是甲之用謂以赤綫連綴甲也

古義增

增衆也

毛傳

因其來而過之曰膺聲其罪而討之曰懲

承當也言兵威所加非彼所敢當也此附會伐楚之  
役而言也昌從熾而見熾踵昌而來則不已矣富備  
也說文壽而能善諸福備焉則加盛矣此黃髮而背有  
鮐文之人既作朋矣又皆矍鑠強幹相與進為公用  
則內愈安外愈治熾之極而至於大壽之極而至於  
耆艾且不獨耆艾已也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則極  
其頌禱而無可復加矣六七兩章承上外攘之事而  
言山勢縣延東屬故遂荒大東而至於海邦言東略

也淮夷遠而徐近故保息繹而荒徐宅然後及於海  
邦言救徐也楚來告捷而南夷從矣淮夷蠻貊之來  
同率從於經無徵豈當時有來與霸主會者春秋削而  
不書乎八章承上內安之事又蒙祀天獲福而言天  
錫公以純常之嘏見天饗其祭而宜之也居常與許  
復周公之宇此天已錫之嘏詩人據以稱頌者也燕  
燕飲也鄭魯侯燕於內寢則妻善而母壽燕於外寢  
則大夫庶士皆與相宜孔疏邦國是有即保彼東方魯

邦是常之義魯侯之受社如此既已多矣又願其永

年以長享此社也黃佐曰入春秋以來隱及於鍾巫

桓乘於彭生般賊于圉犂閔戕于卜齧國人飲恨尚

未舒也故此詩拳拳以壽考為言末章詳言修廟之

事與章首二句相首尾也女路寢廟中之正寢定新

廟即闕宮姜嫄廟也鄭箋奚斯公子魚也集傳作者教護

屬功課章程也鄭箋言取徂徠新甫二山之木而斷之

度之使長短合於尋尺用為榱桷施之棟宇為然而

大

集傳 馮大貌

所作之廟寢既大

慶源

則舉全廟而言其奕

奕然盛大可知

孔疏

因著之曰此公子奚斯所作其制

度甚長而大是順萬民之心而非強以勞之也或謂

闕宮既實實枚枚何容更作不知此詩是廟成後所

作故開章先提闕宮以明作詩宗旨惟其廟是已成

故先致其贊美末乃詳其作之事也古人文字前後

一綫決無所作之廟非是闕宮而開先言闕宮之理

故毛傳以為闕廟鄭不從而易之也或又謂闕宮本



非姜嫄廟益不知其所從矣此詩薈萃生民大明既  
及江漢烈祖殷武等篇而自具結構所謂點竄堯典  
舜典字塗改清廟生民詩者庶幾近之集傳謂第四  
章有脫句未知然否王魯齋移公車千乘九句於土  
田附庸之下於義似得終屬亂經不敢從也○馬端  
臨曰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者如樂用宮懸舞用八  
佾以天子所以祭其祖宗者用之於周公之廟謂之  
尊周公可也至於郊祀后稷以配天禘其祖之所自

出而以始祖配則非諸侯所當僭且郊禘所祀未嘗  
及周公何名為報周公之勲勞而尊之乎以其祖宗  
之勲勞而許其子孫僭天子之禮樂以祭之已非矣  
况所祀者乃天子之大祖而非即有勲勞之臣乎不  
知成王何名而賜之伯禽何名而受之羅泌曰始魯  
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魯  
公止之是周不與之魯亦未嘗行也使成王已賜惠  
公何為請之而又不敢行乎按成王賜魯郊禘漢人

據此詩而為之說今詩極意恢張而所述王命止於山川土田附庸則記禮者之言不足信矣古義曰房制有戶闕又設下跗於兩端若房然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宴享則有殽烝全烝是全載牲體殽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故毛訓大房為半體之俎也然周語明言郊禘之事有全烝矣此固禘祭之禮也何得僅用半體乎毛氏之義疎矣又曰周禮大司徒職云諸公之地

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鄭賈謂公受地廣稅物多但留半即足其國之用以半為餘貢入天子其侯伯受地差少則稅亦少故三分之二以自用以一分貢天子子男受地又少其稅轉少故留四分之三以一分貢天子今依此法以諸侯之地推筭計方

四百里為田當十六萬井除山林園囿城郭溝塗之  
類率三分去一實存十萬六千六百六十六井又三  
分之而貢其一於王尚餘二分當六萬六千一百零  
五井則留供本國之用者也以丘甸法合之四井為  
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  
為甸甸六十四井也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  
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由此積之則六百四十  
井出車十乘六千四百井出車百乘至六萬四千井

即當出千乘矣此外所餘二千一百餘井尚當出車三十餘乘畸零不復成數故不言耳司馬法漢書求其說而不得於是增同十為封一條以求合其數而實無此法也包氏注論語直謂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夫魯成公作丘甲而春秋譏之以十六井出一甸之賦然且不可乃使十井出一乘其虐又過於成公矣而謂古有是制乎至王制孟子皆言大國地方百里王制所言乃夏殷之制武王克

商列爵惟五分土惟三皆用前朝制也孟子之言大都據周初制賈公彥謂周公斥大九州於是五等之爵以五等受地則後之論者自當以周禮為準又曰公車千乘是全舉一國之賦而言至行軍之時所用不過五百乘則三軍之衆盡是矣大國三郊三遂計其衆可備六軍要以備更番迭休之用故軍制惟三軍而止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大國三軍合甲士與步卒共三萬七千五百人此詩惟言公徒則除甲士不

在數內每車一乘步卒七十二人五百乘當三萬六千人今舉成數而言故但云三萬也馮疏左傳文十一年羣舒叛楚宣八年楚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襄十五年滅舒鳩路史舒庸在廬州舒城縣地里考舒鳩今無為軍巢縣舒蓼在安豐縣今鳳陽府壽州境皆偃姓史記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一統志龜山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北五十里春秋龜陰之田在其北今屬泰安府蒙山在兗州府沂州費縣西北七



十里居魯之東一名東山孟子所謂登東山而小魯者也地里志頡臾國在蒙山下鳧山在鄒縣西南五十里連魚臺縣界世傳伏羲畫卦於此土人呼為八卦山嶧山在鄒縣東南二十五里史記秦始皇上鄒嶧山刻石頌德鄒山記曰鄒山古之嶧山也山下是鄒縣本邾國魯穆公改鄒故謂鄒山其陽猶多桐樹括地志許田在許州許昌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其中

按魯頌四篇編之亦有序立國之道富庶為先故  
駉先之國富然後禮行而君臣有道以燕樂故有  
駉次之君臣有道則可以揆文奮武而服遠故泮  
水次之郊天禘祖尤功德之極盛故以闕宮終焉  
孔氏謂左傳文十六年季孫行父始見於經十八  
年史克始見於傳然則此詩之作蓋在文公之世  
僖公薨後也嚴華谷疑為生前祝願之辭而以孔  
疏為非愚按詩人追頌前王往往敘其生平如聞

如見即闕宮篇熾昌壽臧云云並是追述當年承  
祭獲福之事亦因僖公在位日久有壽考第祿之  
慶也無容以文辭害志惟是樂必有所用駟詩疑  
用以考牧有駟疑用以燕泮水疑用以視學養老  
若闕宮則疑為廟成告祖歌此詩也昌黎言天子  
使其史臣克作為駟駟泮闕之詩使聲於廟以假  
魯靈豈因末篇而連及之歟然則魯頌非盡無預  
廟事也附此以質諸好學深思者

商頌

鄭康成曰商者契所封之域有妣氏之女名簡狄者吞鳳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為司徒有五教之功賜姓而封之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高宗比三王有受命中國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既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火正闕伯之墟封紂兄微子為宋公代武庚為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及豫州盟豬

之野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當宣  
王時大夫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  
以那為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得五篇  
而已范逸齋曰太史公謂宋襄公行仁義欲為盟  
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之所以  
興作商頌其說本之韓詩今考五篇皆言湯孫及  
武丁孫子無一辭及宋則知太史公信韓氏之說  
妄矣况其辭與古不類周世之文而國語閔馬父

之言又與序合無可疑者或謂周成王始封熊繹於荆至惠王時始有楚號遂疑商時未有荆楚欲以實韓氏之說不知帝嚳九州已有荆州之名非始於周封熊繹奮伐荆楚明指殷武孰謂周惠王時始有楚哉信傳而不信經非所敢聞也集傳商都亳宋都商丘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皇輿表應天府今歸德府隸河南亳州今鳳陽府亳州隸江南尚書盤庚篇於今五邦蔡注漢孔氏謂湯遷亳

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并盤庚遷殷為

五邦然以下文今不承於古文勢攷之則盤庚之

前當已有五遷放齋詩說曰契封於商今上雒商

是也

本皇甫謚

在漢屬弘農郡十四世至湯凡八遷湯

始居商丘

此言南亳

後徙亳從先王居蓋帝嚳嘗居亳

也

此言西亳

自湯十九世至盤庚其間又復五遷盤庚

始居河北後遷河南復居亳之殷地即湯故都也

即南亳

古義曰契初封商在太華之間

史記鄭注

即今陝

西西安府之商州以地有商山故名契生昭明遷  
砥石事見世本其地不知所在昭明生相土遷商  
丘左傳云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相土因之  
是也在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括地志云宋州穀  
熟縣西南三十五里南亳故城即湯所都之南亳  
也丘即商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即北湯所  
盟地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縣為西亳帝嚳及湯  
所都盤庚亦徙都之史記正義云亳偃師城也商



丘宋州也湯即位都南亳

即穀熟縣所  
謂商丘也

後徙西亳

也向來之說如此惟皇甫謐引孟子湯居亳與葛  
為隣之文謂葛今梁國寧陵之葛鄉寧陵去偃師  
八百里不得童子饋餉而為之耕所駁甚正然攷  
書序從先王居孔安國謂契父帝嚳都亳湯從商  
丘遷焉是湯始居商丘原與葛隣不得據此謂湯  
不都偃師也獨盤庚遷殷恐不在偃師耳按史記  
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所居蓋殷

自河亶甲遷相祖乙遷耿皆居河北而三亳並在河南書序言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孔安國謂殷者亳之別名鄭康成謂湯始居亳之殷地皆指商丘而言非偃師也攷三亳惟商丘為亳本名而北亳去商丘甚近其地有景山寰宇記謂景山在應天府楚丘縣北三十里湯會諸侯於此左傳所謂景亳之命也雖有南北亳之名其實祇在百里之內與周豐鎬相似今以殷武卒章合之盤庚所遷當

在其地是亦湯之所居也若以偃師當之與詩書  
所言皆不合何黃如錢飲光嚴思菴皆有論辨而  
徵引汎濫故不用其說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湯孫奏假綏  
我思成鞀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赫  
湯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  
懌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

湯孫之將

猗那一句  
中自為韻

序曰祀成湯也商以聲音事鬼神故篇中皆言樂禮  
記集註曰鬼神在天地間與陰陽合散同一理而聲  
音之道無間顯幽故以此樂之聲音號呼而詔告於

兩間庶幾聞之而來格也集傳分五節今分四節猗

歎辭那多也

毛

歎美其樂之多也

王

發端唱歎有神

音響至今可聽

詩

貫置植也

疏

曰金滕注植古置字按  
毛傳殷人置鼓明堂位作

植鼓集註云植貫之以柱也貫之以柱則宜植矣植  
鼓是商人新制故首及之集傳從歐義改訓為陳似

非本

指 靴見周頌有瞽篇簡簡和大也

集

大而煩為

有節也

齊組岳

衍樂也

毛傳

烈祖湯也

鄭箋

陳氏樂書曰鼓

所以作樂者也。鞀所以祀奏鼓者也。播鞀而鼓從之。中聲以發。馬黃才伯曰。樂記云。聖人作為鞀鼓。控楬。壎箎。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於先王之廟也。據此可證。此詩首言鞀鼓之義。鞀播而鼓從。言奏鼓則鞀先之矣。凡所以衍我烈祖者。諸樂亦該焉。此四句為第一節。言將祭求神之事。如周人取蕭祭脂時也。郊特牲

謂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樂三闋然後出迎

牲即此是也

集傳

湯孫太甲也

歐陽駁鄭謂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謂湯孫然

祀湯未有不自太甲始者特後王皆用之耳以為太甲何嫌

奏假者奏樂以假於

祖考也

集傳

綏安也

鄭憲

思成者言齊時思其祖考至祭

而神明來格如有形聲之可接則所思者於是乎成

而心由以安是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也

箋

陳大士曰

商人尊鬼而尚聲聲召風風召氣氣召神神懼其雜

而集也則有湯孫之思矣思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

其類也不至心有精氣而借聲以召之神無不格綏

我思成信哉其綏也歟淵淵深遠也

集傳

深以言其聞

之遠也

王氏

嘒嘒和也

毛傳

言其聲之小而和也

說文

嘒嘒也

磬玉磬也

鄭箋

堂上升歌之樂非石磬也

集傳

樂書曰堂

上言依我磬聲則屢擊鳴球搏拊琴瑟之類舉矣堂

下言鞀鼓管鏞則祝敵笙簫之類舉矣聲應相保曰

和細大不踰曰平

周語

既和且平兼堂上堂下八音諸

器言鄒忠胤曰磬聲非可以人力高下故依之則為

和平穆穆敬靜之意

詩所

於赫湯孫穆穆厥聲侈言其

樂之美如周詩苾苾芬芬侈言其飲食之美凡以悅

神非自誇也

黃東發

此八句為第二節言正祭之事自

升歌而至下管時也

詩貫

庸鏞通

儀傳

大鐘曰庸數盛也

毛傳奕有次序也

儀傳

古義曰前言鼓至此始言鏞則鏞

之奏似在鼓後然既言鏞即繼以鼓則鼓之奏又在

鏞後一篇之樂以鼓始終倘所謂鼓為樂之君五聲

不得不和者歟詩所曰虞書云笙鏞以間以虞周之



樂推之庸鼓有數當為間歌萬舞有奕當為合樂蓋  
未至間歌則笙鏞未舉未至合樂則萬舞未陳按集  
傳言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  
安溪說為深合集傳意也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

集夷悅也

毛

八獻之後又有諸臣為賓者之一獻

安

故至此始言嘉客之夷懌嘉客既悅則鬼神之悅可  
知蓋與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之意同

補

傳此四句為第

三節言祭將畢時樂盛作而懼忻交通也對今謂古

進古言昔則昔又在古前先民先輩之人謂聖人也

古義作作為祭禮也

陸化

溫恭者溫溫而恭蓋安行有

常非勉強也朝夕謂前祭之期慮事必豫具物必備

自朝至夕安行其恭也執事謂及祭之時執事者各

致其恪慎而不怠閔馬父所謂先聖王之傳恭猶不

敢專也嘗秋祭烝冬祭祭以秋冬為備故言祭者必

舉烝嘗以見其餘焉

季

將奉也

集

湯其顧予烝嘗哉

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

蘇

氏詩瞻曰音樂雖

盛傳恭雖遠先祖雖格而孝子之心猶有不敢必者  
至以祖孫一體望之商人之綏我思成即此可以想  
見此六句為第四節言事有終始敬無間斷

疏義

至祭

末而猶有餘慕也全篇言樂不言禮末節乃包舉之  
見樂行而禮將無不備也沈萬鈞曰祭義禘有樂而  
嘗無樂然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殷烝嘗之祭亦有  
樂當引是詩正之按魯語閔馬父曰昔正考父校商  
之名頌

韋注名頌  
頌之美者

十二篇於周之太師以那為首疏

謂宋之禮樂雖則散亡猶有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  
繆故就太師校之而此序云得者蓋既校定真偽是  
從太師得之也言得之太師以那為首則太師先以  
那為首矣殷之創業成湯為首序云祀成湯明知無  
先那者又按閔馬父引此詩末節稱為輯之亂韋注  
云輯成也凡作篇章義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何黃  
如据此分為三章田間詩學曰古樂府體一章之中  
亦有亂則何氏之分章誤矣○疏曰世本云宋濬公

生弗甫何弗甫何生宋父宋父生正考甫正考甫生  
孔嘉父孔嘉父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其子  
木金父降為士木金父生初父初父生防叔為華氏  
所偏奔魯為防大夫故曰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  
叔梁紇叔梁紇生仲尼則正考甫是孔子七世祖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既載清酤賚  
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峻格無言時靡有爭綏我  
眉壽黃耆無疆約軼錯衡八鸞鶴鶴以假以享我受命

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

嘗湯孫之將

享饗讀  
平聲

序言祀中宗而集傳謂祀成湯之樂蓋致疑於湯孫之稱也本義謂自太甲以下至紂皆可謂湯孫朱子於上篇既用歐義不指太甲何又於此篇而疑之說者又以及爾斯所不應斥所祭之主為爾按金滕維爾元孫若爾三王皆告神之辭而思文后稷配天之樂亦曰莫非爾極蓋古人簡質無所嫌也張次仲曰

通鑑前編稱中宗之兄雍已在位三祀諸侯不朝故以諸侯助祭為中宗頌今觀那詩我有嘉客辭氣婉約而此篇約軼四語語意揚厲張說為近情事又本義呂記補傳皆以烈祖即指中宗恐烈祖之號未可通稱當仍箋說指湯至祀成湯專言作樂祀中宗但言酒食李迂仲謂詩人各隨其宜言之耳蓋大樂之奏所以發揚湯德故那專言之而烈祖不言也朱謀瑋言樂之盛者德之盛亦如此意詩本一章今從集

傳分四節嗟歎美之深鄭箋補傳云言烈祖而云嗟

嗟簡樸故也周頌言於穆於皇則近文矣烈祖湯也

爾指中宗也鄭箋秩常也毛傳斯所猶言此處也集傳言湯

有秩秩之常祐申錫後人於無窮而及於中宗之所

也詩緝此四句為第一節祀中宗而歸本於湯者明中

宗能繼湯之功而承其祐亦將祭求神之辭也載載

之於樽也酤一宿酒也說文酒用一宿而成者亦尚質

也毛傳古賚賜也毛傳思成義見前篇清酤載而神已格故



曰賚我思成也和羹鉶羹也氏晉儀禮於祭祀燕享之

始每云羹定蓋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集傳其事既夙

戒而不苟其味皆和平而適宜詩緝言羹定也醴假當

依中庸作奏假進而感格於神明謂進和羹也集傳無

言靡爭廟中之人嚴恭祇肅一念不紛非止不喧謹

不交侵也王志長靜敬如此所以神明綏我以眉壽黃

耆之福而無有窮也壽以眉言黃以髮言耆以面言

皆壽徵也此六句為第二節言主祭者以誠敬而得

眉壽黃耆之福福之被於一身者也約軋二句義見

采芑篇鷓鴣采芑作瑒瑒蒸民韓奕作鏘鏘字雖不

同皆言其聲也

安成

以心曰假以物曰享

唐氏

言助祭之

諸侯乘是車馬以假以享於祖宗之廟也

集傳

溥廣將

大也

蘇氏

諸侯之助祭如此是我之受命得萬國之懽

心以事先王也

曹氏

此四句為第三節言因助祭而見

受命之廣大福之及於天下者也自天降康豐年穰

穰猶言自古有年耳惟豐年得備物而祭故神靈歆

饗而降之福而湯孫之心猶若歉然故復言顧予烝  
嘗湯孫之將義與上篇同也此六句為第四節言祭  
則受福而有餘戀也章內三言無疆第一節是以前  
日之福及於今者言二三兩節是以今日之福及於  
後者言朱氏而第二節就一身言第三節則廣言之鄒  
忠脩曰那以三聲字相叶烈祖以三無疆為節按自  
天降康與有秩斯祜相應蓋康之降於天者即有秩  
之祜之及於斯所者也不當為助祭獲福之效或又

以助祭為得人降康為得天節解彌混家織簾斥為俗說之備或不過也○尚書無逸篇周公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箋云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

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輅是承邦畿  
千里惟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

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有音以海音喜見小  
雅汚水宜魚何反

序言祀高宗而箋云祀當為禘高宗崩而始祭於契  
之廟歌是詩焉古者喪三年既畢禘於太祖明年禘

於羣廟

今本作禘於其廟而後禘於太祖明年春禘  
於羣廟疏云其文誤也釋文謂此序注舊有

兩本前禘後禘是前本兩禘夾一禘是後本今按疏  
引大宗伯王制注及鄭魯禮禘禘志皆與前本合故

從釋文  
用前本

愚按經述契湯先后而武丁之下又加孫子

之號與常祭殊異疏謂禮三年喪畢禘祭以新崩之主序於昭穆此蓋高宗喪畢與羣廟之主合祭於契廟故對契湯先后而稱為孫子言祖宗締構相傳之天下至今先復舊物者在此孫子也鄭從詩義紬繹得之其說可從但不必改祀為禘耳禘亦祀也為高宗而禘即謂之祀高宗可也集傳分五節今從之玄鳥亂也春分玄鳥降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禱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

至而生焉

箋述史記太卯事今錄毛傳

宅居也

補傳

殷土亳也箋謂

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即書序所稱盤庚將

治亳殷者也芒芒大貌

毛傳

古猶昔也

集傳

書曰惟我商

王布昭聖武故稱為武湯也

曹氏

正域彼四方言四方

之封域自湯正之使不得割據而侵擾也

陸燧

此五句

為第一節言契肇封湯受命而以宅殷正域為言者

為高宗肇域張本也方承上四方言

田間

方命厥后謂

隨其所在之方而命羣后

補傳

即上正域之事春秋傳

謂湯有景亳之命是也奄有九有覆有九州為之主

也

鄭箋

先后謂繼湯者也

詩所

武丁孫子武丁之為人孫

子也

王肅

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措語最圓不訾其先

以形武丁之美而商道中衰意自見蓋太戊之後雖

有盤庚亦惟保其不殆耳而中興之業乃在武丁孫

子也此五句為第二節由湯以及羣廟而以武丁承

其後明當裕之主具在而此祀之為武丁設也武王

湯也

曾氏

言武丁以武德繼湯於湯所行之事無不勝



任蓋指下肇域之事言之也。惟其武無不勝，所以諸侯服從。來助殷祭，有建龍旂者，十乘為諸侯之領，袖皆奉黍稷以進焉。古義詩緝曰：龍旂十乘，舉諸侯之尊者也。按觀禮載龍旂、弧、韜、教，繼公曰：此篇主言同姓大國之君是也。此四句為第三節，乃正言祭事而約舉武丁之功在於繼湯之武，而服諸侯也。下文又以其中興之績自內及外者言之，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言武丁之內治修而民志定也。肇始也。爾雅變四方言。

四海者必中興之後疆土更拓於湯時也田於湯言

問

正域於武丁言肇域者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以四海為境域陳際泰謂若自彼手創之者所以極推武丁外攘之功也此三句為第四節乃詳敘其功疏謂先安畿內後正四海言其自內及外也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承上言四海既已肇域則諸侯莫敢不至其數衆多孟子所謂朝諸侯有天下也景山名商所都也見殷武卒章員與下篇幅隕義同

蓋言周也景山四周皆大河集傳言諸侯緣河而集也

此追敘武丁肇域之功所謂歲事來辟勿予禍謫者

也非復言前助祭之事

諸家重複帝引似少倫序

於是總美殷家

前後相承受天之命無有不宜為能負荷天之百祿

謂自湯至高宗也

詩緝

愚按言受命而統之曰殷言受

命之宜而統之曰咸是首尾皆綜殷世諸王而中間特表武丁可知為祀高宗而及羣廟康成之說信有微矣不知先儒何皆不用其說至如姜嫄履跡簡狄

吞卯事屬不經則又或疑或信不可解也○尚書無  
逸篇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  
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  
殷邦至於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  
年箋曰高宗武丁中宗玄孫之孫也有雉雊之異懼  
而修德殷道復興故亦表顯之號為高宗喪服四制  
云當比之時殷衰而復興禮廢而復起高而宗之故  
謂之高宗傳曰九有九州也按爾雅兩河間曰冀州

河南曰豫州河西曰豳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  
濟河間曰兗州濟東曰徐州燕曰幽州齊曰營州郭  
璞曰比蓋殷制景山見商頌條下馮疏今歸德府城  
東南有亳城即景亳也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  
疆幅隕既長有城方將帝立于生商玄王桓撥受小國  
是違受大國是違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烈海外  
有截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昭假遲

遲上帝是祇帝命式於九圍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  
何天之休不競不綈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道受  
小共大共為下國駿厯何天之龍敷奏其勇不震不動  
不懋不竦百祿是總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  
莫我敢曷苞有三蘖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  
吾夏桀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實維  
阿衡實左右商王

五章厯古莫工反平上通六章去入  
通七章衡戶部反降予今誤作降于

序曰大禘也集傳謂大禘不及韋廟之主此宜為裕

祭之詩蓋据趙匡陸淳說也按孔安國許慎張純杜  
預皆以禘為審諦昭穆至宋程子胡致堂劉原父陳  
用之馬端臨考核最精訖無異議愚聞之師曰禘之  
所以大於祫者只是加一自出之帝耳安有追崇曠  
遠徒然一父一子如適士官師之薦享者乎趙陸之  
說未可信也愚於周頌雖篇略著其說矣但雖禘太  
祖時禘也不追所自出故詩止據文王言之長發大  
禘當追所自出而詩但述玄王以下故楊信齋疑非

禘詩龜山楊氏曰以長發其祥開端明指魯說愚謂不特此也有娥帝立之文不言魯而自出之義顯矣篇末兼舉阿衡据盤庚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孔傳謂大享烝嘗康成引以注周禮司勳有功祭於大烝條因有疑此詩為大烝者然何休又言禘之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先儒之說彼此違異要之殷禮已亡聖人且有不足徵之歎後人推論悉難依据吾從先進而已一章邈契生之由明追享所自



起也濬深也

毛傳

哲知也

集傳

維商與生商相對皆指契

也

非世有濬哲之君之謂

詩深云稷稱思文屯之經綸育物之

仁也契稱濬哲蒙之時中成物之知也愚謂思文對

下陳常言濬哲對下是達言非徒摘取二典字以為

比德堯舜也長猶久也

鄭箋

其受命之祥已久為下有

娥開端也芒芒義同前篇敷分也

蔡註

方方域也下土

方從集傳絕句

言序帝釐下土方楚辭禹降省下土方

言分別土地以

定其方域也諸夏為外

毛傳

對京師為內也

孔疏

疆界也

說文言自京師之外凡可建為大國者禹為區畫其疆

界古義洪水三句為下封商起案也

非契繼禹績之謂

幅猶言

邊幅也

集傳

隕當作圓謂周也

鄭箋

有娥契之母家也

集傳

將大也

毛傳

帝上帝也

孔疏

立如天立厥配之立子如大

邦有子之子生商義同前篇謂生契也契始封商生

契所以生商也言當幅隕既廣之時有娥氏始大

集傳

天乃立其女為帝嚳配而生契焉

舊說生商與前篇異故易之

按

生民歌稷而邇姜嫄長發歌契而邇有娥豈於所出

之帝尊而神之不敢質言而祇及其母歟可見雅頌

體裁殷周亦自相禪不得以其不及帝魯而疑之也

二章述契敷教之功而及相土之紹業而興也玄王

契也毛傳國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韋昭云是其

為王之祖故呼為王非追號為王也孔疏桓武也蘇氏撥

治也毛傳契主文教而言桓撥者詩牖曰是勵精之意

即敬敷五教之敬也愚謂又從而振德之亦是此意

達達其教令也鄭箋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蓋司徒

掌建國邑小國大國受其教令而各達之於其國也

箋謂堯封為小國舜益為大國此緯書之言穿鑿不可用率履二句正達之之實

率循也履禮也毛傳民皆循其禮教不踰越也集傳謂契能循

禮不過越不不但身之循之省視其心亦既感發以

應之詩所言化之速也相土契孫也毛傳左氏謂闕伯居

商丘相土因之是最盛者也王烈烈威也毛傳截整齊

也必其當方伯之任掌征伐之權故諸侯畏之截然

而整齊也箋謂人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下四章皆述成湯之事而

三章又冒起下二章未及為天子時事也天命不違

言自契與相土而後商之先公皆能順承天命無有

違失

說統

猶前篇言商之先后受命不殆蓋兼美葦廟

也至于湯齊謂湯與天心齊一傳毛而命亦與之會也

蘇氏

降猶生也不遲者適當其時也

集傳

聖者德造其極

之名敬而曰聖言自然也躋升也

毛傳

日躋者猶言日

新又新也湯之敬德昭明上格遲久不息一惟上帝

是敬是以上帝鑒之命之法式九州焉所謂表正萬

邦也。孔安國曰：湯為夏方伯，得專征伐，此其受命式。

九圍時也。下遂言其式，九圍之事，四章言以文德式。

九圍也。球，玉也。

毛傳

小國大國所贄之玉。

集傳

蓋圭璋璧。

琮璜瓊之屬，所以為聘者也。

箋以鎮圭大圭言之，非也。

綴猶結也。

旒，旗之垂者也。

鄭箋

言為諸侯所繫，屬如旗之繆為旒。

所綴著。

集傳

信乎能荷上天之休命矣。競，強。紱，急也。

毛傳

杜註皆然。集傳非。

惟湯本其聖敬，無所偏倚。

輔氏

故其處事不

強而爭不急，以迫其接物，不剛而猛，不柔而縱。以此

布政則優游寬裕所以無意於干祿而百祿於斯聚也  
太甲篇云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  
其有邦厥鄰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此湯德綏諸侯  
而諸侯以玉帛交聘即百祿道之事也五章言以武  
功式九圍也共供也如君謂許不共之共訓貢訓湯  
有征伐之事小國大國各具卒乘芻糧以從古義所謂  
移甲役財以相給也駿厖當如齊詩謂馬喻先驅也  
胡氏謂取負重致遠之義殊不醒切蓋縱旒為文德  
設喻當為繫屬駿厖為武功設喻當為先驅亦有騰

驥之意

龍寵也

鄭箋

所謂寵之四方也郝仲興云人心所

屬即是天休人心所奉即是天寵其說然也敷奏陳

進也

孔疏

敷奏其勇所謂布昭聖武也爾雅疏面慙曰

慙

傳訓為恐則複壺矣

言本聖敬為聖武不震驚而騷擾不搖

動而錯愕不愧慙而疑沮不悚懼而畏却家仲恭曰

苟非大受之人驟而當天下之重任鮮不恐懼而失

其守者此不動心之所以難也湯真天錫之勇矣百

祿總而歸之宜哉道以積聚言總以總至言義一而



各有當也。仲虺之誥曰：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  
奚獨後予？攸俎之民，室家相慶，則當時友邦翕集，壺  
漿載途，概可想見。即百祿總之事也。六章述湯伐桀  
之事，蓋至是始為天子也。古義武王湯也。旆，見出車篇  
所謂續旒末為燕尾者，即上章之旒也。載載之車上  
鉞，大斧也。秉鉞所以將威云。有虔者，所謂恭行天討  
也。集傳亦本聖敬來曷誰何也。集傳詰問譙訶之辭。古義如  
火二句言以戒懼為奮揚理直氣壯，莫敢訶問也。詩

苞本也藥餘也

毛傳

一本生三藥也本則夏桀藥則韋

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

集傳

遂肆其惡也違行其

志也

鄭

古義曰遂違皆從藥字生出翦去其藥使不

至四出為害故曰莫遂莫違也由是九州截然齊一

以歸於湯

詩緝

既者已事之辭上章敷奏其勇當是伐

韋顧之類此章則專為伐昆吾夏桀紀事

古義

蓋昆吾

夏桀同時誅也

鄭

按湯十一征於昆吾夏桀最後可

知湯無圖夏之意孟子謂非富天下者為得聖人之

心也詩稱契曰受小國大國於湯亦曰受小球大球  
受小共大共稱相土曰烈烈有截於湯亦曰烈烈有  
截是湯能兼契與相土之功則與天心齊者即與祖  
德齊矣湯之先宅大物莫非祖德所貽迨而享之豈  
能已乎此章以上皆正言大禘之事末章則又以功  
臣配享言也上述自契至湯而末云昔在中葉集傳  
謂湯之前代中衰時是也

錢文子引仲虺之誥小大戰戰固不懼於非辜及史

記夏臺事以中葉為印指湯身細玩文義終不似

疏云昔在中間之世成湯

之前商國嘗震動而危悚矣至於成湯乃有聖德信也上天子愛之下大賢之人予之使為卿士實維伊尹為阿衡之官佐助我成湯克桀而有天下也此疏明諦故全錄之按商自相土後惟祭法稱冥勤其官而水死魯語稱上甲微能師契而皆不歌於詩上甲微後又六世而至湯皆無聞焉其為中袞震業事所應有不然以海外有截之規模何至湯而以七十里起耶張次仲曰功臣與享必非一臣獨言伊尹者以

開國元勳故也錢氏曰伊尹為商宗臣非徒功臣也使湯之後無尹則商之為商不可知矣按篇中三提帝字明天命與商相終始末第功臣亦以降予言之則天之眷商無所不至矣然眷商之始則自立子生商以來禘祭之所以不可已也湯是帝命歸結處所以得行禘禮者皆由於此故詳敘之而湯之敬德是承受帝命之本一生功業從此出詩中說敬處既精微亦廣大前後敘事精核嚴整大典禮須有此大著

作表之皇矣生民開乳之源也○馮疏淮南子云有  
娥在不周之北史記正義云當在蒲州國名記云蓋  
陝虢間鄭語祝融其後八姓彭姓豕韋己姓昆吾顧  
通典滑州韋城縣古豕韋國一統志直隸大名府滑  
縣廢韋城在縣東南五十里顧城在山東東昌府濮  
州范縣東南五十三里濮州古顓頊之墟曰帝丘夏  
為昆吾氏所居左傳昭十八年二月乙卯周毛得殺  
毛伯過萇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寰宇記湯伐桀之

時昆吾以兵助桀同時而滅書序注桀都安邑湯升  
道從陞陞在河曲之南戰於鳴條之野地在安邑西  
一統志山西平陽府解州安邑縣禹營安邑即此鳴  
條岡在縣北二十里境接夏縣尚書君奭篇孔注伊  
尹名摯湯以為阿衡太甲改曰保衡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哀荆之旅有截其所湯  
孫之緒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  
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

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天命降監下民有嚴  
不僭不濫不敢怠違命于下國封建厥福商邑翼翼四  
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陟  
彼景山松柏九九是斷是遷方斷是虔松栢有槩旅楹  
有閑寢成孔安

二章平上通三章去入通四章  
平去通連字不入韻福方墨反

玄鳥祀高宗箋謂裕高宗於太祖此詩祀高宗集傳  
謂特為百世不遷之廟皆按據經文無可疑者殷本  
紀云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子祖庚立祖己嘉武



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是廟立於祖庚之  
世也或疑祖庚時武丁方為禰廟不當遽立廟號因  
指帝乙時武丁親盡當祧以其功高而宗之陋且妄  
矣堯在舜時即稱神宗周公宗祀文王亦在成王之  
世何必親盡當祧而後為宗乎且帝乙已遷河北朝  
歌之地而景亳在南何緣陟景山而取材舍明白可  
據之經史而造為臆說何其誣也史言祖庚時立廟  
而歸其事於祖己者蓋祖己商之賢臣身及武丁之

盛欲嗣王循而法之猶宗文王者之歸周公也立廟

既出祖已之意則詩疑祖已作之一章述高宗伐荆

楚之事也撻疾意也

毛傳

殷武殷王之武也

集傳

荆楚荆

州之楚國也

毛傳

采深也哀聚也

毛傳

旅衆也所猶處也

鄭箋

湯孫謂高宗

集傳

中興之烈莫大於武功武功之盛

莫大於服楚故周宣江漢之師殷武哀荆之役皆為

中興盛事蓋荆楚剽勇輕悍

史記

世亂則先叛世治則

後服

鄭箋

高宗用兵迅疾奮起伐

之曰撻曰奮者人不及謀發不及距有英發果斷之

意

徐氏

蓋積衰之後稍涉因循便凌夷不振古義殷之所

以稱武也深入其阻謂奪其所恃衰聚荆旅謂安輯

其衆王者之師也

朱氏謂致其來而非也輔氏謂不縱殺者亦似未盡

有截

其所謂盡平其地截然齊一

集傳

猶常武言截彼淮浦

王師之所也

曹氏

稱湯孫者謂高宗能繼湯之緒無愧

為湯之孫也湯孫之緒即湯緒也下文昔有成湯云

云是湯緒也二章述荆楚平而戒飭之辭也維女荆

楚呼而告之也商都景亳楚在國南是聲教所加之地非僻遠也昔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遠莫敢不以時貢獻終世來王曰是商之故事則然况近在南鄉者乎蓋戒飭之使循其常典罔或越也邇成湯者告以祖制當然所謂臨之以先王也徐鳳彩曰上章以威克此以文告也三四兩章因荆楚服而徧飭諸侯之辭三章怵之以禍四章動之以福本詩明曰命于下國是兩章皆述其命辭也多辟諸侯也

毛傳

設都建國

也以天命言者說命謂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諸侯雖受封於天子實亦天所命也績功也言建國於禹功所及之處箋謂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也歲事謂朝覲述職之事來辟來朝於王也適謫通傳責讓也郝氏慶為福則讓為禍矣卜子高宗自謂也古義言各以歲事來朝勿干我禍謫也惟能勤治民事不懈怠於稼穡則禍謫不及矣孟子言巡守而以土地田野為慶讓之本蓋有由也嚴畏也僭賞

之差也濫刑之過也

集傳

封大也

毛傳

又言天命降監下

民有嚴者臯陶謨云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敬哉有土即此意也上章既戒以民事此復以顧畏民畧惕之說命謂不惟逸豫惟以亂民是也不僭二句高宗自表其待諸侯之法也

古義

言我刑賞所加不過寬而僭不過猛而濫惟是國

有常典我不敢慢弛言法在必行也今以是命爾下國之諸侯庶克盡心於民無負設都之意則當大建

其福豈第免於禍謫已哉此戒而勗之也於荆楚言  
先王而訓以典常於諸侯言天命而示以禍福大誥  
誕敷無非本天本祖此赫聲濯靈所由來也五章極  
贊中興之烈以明崇報之不可已也商邑京師也

毛傳

玄鳥甫言生商即著殷土此篇名為殷武仍稱商邑  
可知殷商二字殷人原自通稱如周之鎬洛晉之翼  
絳隨地變稱而大名不易不當畫定鴻溝妄生穿鑿  
也翼翼整飭貌

集傳

四方之極言四方之政教取正於

此詩洪範所謂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是也赫赫顯盛

也濯濯光明也厥聲美聲也厥靈尊嚴若神靈也壽

考書言享國五十有九年也寧安也言天下治安也

季保後生言子孫世世治安也朱末章專言作廟之

事以結全篇也景山見玄鳥篇蓋自盤庚遷亳殷故

得陟景山而取松柏也九九直也集傳錢文子曰圓直

也是斷是遷言截之所生之地徙之造作之處也方

正以繩墨也斷削以斧斤也古虔敬也毛傳工匠皆敬



其事也

疏孔

栢椽也

朱氏

挺長貌

毛傳

旅陳也

毛傳

衆也

集傳

楹

柱也閑大也

疏孔

寢廟中之寢也

集傳

寢成則高宗之神

安天下之心亦安至於百世而無不安故曰孔安也

古義謂考廟不宜虛主又不得設立二主意武丁雖

自立廟當世數未足時必仍居七廟中而虛其新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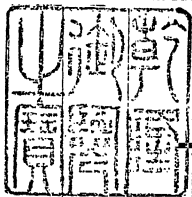
及親盡之日始遷其主於新廟耳愚以周人宗祀明

堂之意推之每歲當有特祭必無一直虛設之理此

篇乃特祭之樂歌非祔而祭之也特不知周人明堂

之主如何措設宜行禮時奉主於明堂祭畢而乃歸  
穆廟耶禮經既無明文先儒亦無言之者不敢強為  
之說也○集傳引易高宗伐鬼方以證伐荆楚事金  
仁山謂荆楚舊多淫祠故謂鬼方然考貴陽輿地記  
謂本西南夷羅施鬼國則鬼方乃今之貴州詳見蕩  
篇山海經云氐羌乞姓地理志隴西郡有氐道羌道  
按一統志以陝西臨洮府寧夏岷州靖虜衛四川龍  
州松潘疊溪皆為羌地

端木子謂聞樂知德今觀商詩之駿厲嚴肅想見  
當時賢聖繼起其道主剛故發祥之始即以桓撥  
為言而湯之聖敬中宗之嚴恭高宗之不敢荒寧  
一一於詩見之而其辭古質周之雅頌往往脫胎  
於此



虞東學詩卷十二